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88/86  
11 March 198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a)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它未独立  
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塞浦路斯的人权问题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1988 年  
3 月 11 日致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转交外交和  
防务部长代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写的信

我谨随函附上外交和防务部长 Kenan Atakol 先生阁下代表塞浦路斯争端主要两方中的一方、即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向您写的一封信。

我们记得，人权委员会就塞浦路斯问题进行了辩论，但不幸的是，辩论是在冲突的主要两方中的一方、即塞浦路斯土耳其族未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只有以书面形式提出看法，以便起码将其观点记录在案。

如能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人权委员会议程项目 12(a) 下文件分发，将不胜感激。

常驻代表

Ercument YAVUZALP

大使 ( 签名 )

## 附 件

### 外交和防务部长代表塞浦路斯 土耳其族所写的信

关于希族塞人代表在委员会最近举行的会议上在我方代表未出席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无端指控，我愿提请您注意以下各点：

我们认为，南塞浦路斯希族塞人管理当局最无资格谈论人权，原因是，它违反了塞浦路斯土族人的几乎每一项人权，企图将塞浦路斯并入希腊。根据由其领导人制定的臭名昭著的“*Akritis* 计划”，他们于50年代末开始在塞浦路斯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从1963年起，他们对于1960年共同创立双族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土族塞人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进行屠杀、压迫和迫害。他们抢占了整个政府机构，将土族塞人赶出所有的国家机构，这违反了创立1960年双族共和国的条约的基本规定，践踏了与其共同创建共和国者的根本人权和基本自由及其宪法、法律和经济权利，而在此之后很久才发生了土耳其为阻止希族塞人所制造的这一非法的即成事实而于1974年进行的合法合理的干预。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塞浦路斯问题并非始于1974年，而且也并不象希族塞人代表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侵略和占领的问题”。这一问题始于1963年，希族塞人运用武力摧毁了双族共和国，并随后篡夺了其权力。

1963—1974年期间侵犯土族塞人人权是塞浦路斯问题最具悲剧性的一个方面。有充足的文件以及由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编写的报告在内的公正人士编写的报告证明，土族塞人在其自己的土地上受到追捕；在路上、甚至在医院的病床上遭到绑架，随后毫无踪影；土耳其儿童在浴缸中遭到屠杀；土族塞人被赶进飞地。正如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在其一份提交安理会的报告中所说的，他们在“真正的围困”下忍辱受苦达11年之久。

土族塞人的群墓遍及全岛，有时甚至整村的人遭到屠杀，从中可以看出希族塞人的伪善及其对塞浦路斯人权的蔑视已达到何种令人震惊的程度。同样令人感到可怕的是，希族塞人对土族塞人所犯下的暴行是按照一项由希族塞人领导人制订和

执行的计划而有系统地进行的，其公开目的是灭绝被看作构成对塞浦路斯与希腊联合主要障碍的土族塞人。（见Akritas计划，A/33/115-S/12722）。

在此背景下，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这一灭绝计划制订者的希族塞人竟厚颜无耻地在这令人尊敬的机构或在其他国际论坛上提出“塞浦路斯的人权”问题。

指称合法合理的土耳其干预行动违反了国际法，是毫无根据的。土耳其1974年在塞浦路斯采取的干预行动是在希腊指使的政变这一塞浦路斯一系列既成事实中的最后挑衅行为发生5天后根据国际法、即《保障条约》而进行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希腊吞并塞浦路斯和拯救土族塞人免遭大规模灭绝的命运。在7月15日政变后被扶植为“总统”的臭名昭著的政变者Nicos Sampson曾说过“我正准备宣布希-塞联合计划，”由于土耳其及时进行了合法干预，“我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这段谈话是有案可查的（见马卡里奥斯1974年7月19日在安理会的发言（SPV./1780））。

希族塞人代表团指控说，由于存在土耳其军队，在北塞浦路斯自由表达意见权受到限制。我愿就此荒谬指控指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由代表各种政治观点和完全享有活动自由的6个政党组成，这本身就绝对驳斥了这类毫无理由的指控。

关于人口结构的指控问题，事实真相是，正是希族塞人方面早就企图通过赶走和消灭土族塞人，强行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希族塞人不能无视这些确凿的事实，而将从前因不堪希腊人的恐怖主义活动和压迫而被迫从该岛移居它国的土族塞人重返祖国以及向北塞浦路斯有限和合法地进口急需的劳人说成是旨在改变该岛人口结构的措施。

与希族塞人说法不同的是，“人员失踪”问题源于1963年，当时，希族塞人对土族塞人发动了进攻，希族塞人警察和非正规军在有目击者在场的情况下绑架走了200多位土族塞人平民，这些平民一去不返，至今仍下落不明。1974年事件发生后不久更多的土族塞人失踪了，其总数达803人。因此，土族塞人最先体验到了人员失踪的痛苦。此外，希族塞人企图将1974年7月15日政变期间希族人之间自相残杀的大量伤亡人数（在此方面有大量的文件）及其战场伤

亡人数列入失踪人员人数，这真是篡改事实和自欺欺人达到了极点。

希族塞人方面应停止阻挠正根据双方议定的职权范围试图解决这一人道主义问题的塞浦路斯人员失踪问题委员会的工作，这才是明智的作法。

希族塞人方面怎么能一直蔑视、或起码是误解双方领导人于1975年7月31日—8月2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轮双族谈判上达成的《人口交换协议》？该协议是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和平部队的协助下实施的，它促进了南北间人口自愿交流。《人口交流协议》为在建立双族、两区的联邦共和国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铺平了道路。事实上，两族领导人在分别于1977和1979年举行的最高级会谈期间正式接受了种一解决办法，它构成了秘书长1986年3月29日纲要协定草案的基础，土族塞人方面已完全接受了这一草案，而希族塞人方面尚未接受这一草案。

最后，我要强调指出的是，希族塞人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看法无一例外是要在政治上凌驾土族塞人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意味着回到1963—1974年的那段时间，那时，塞浦路斯土族人的包括生命权在内的最神圣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均遭残酷剥夺。不用说，塞浦路斯的土族人决不会再次经受那种可怕的经历。

外交和防务部长

Kenan ATAKOL ( 签字 )

×× ×× ×× ×× ××